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目錄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

天子不言出辨
天王出入不

書諱辭辨

襄王書出貶辭辨

王猛書入公殺說辨

三

書公在乾侯左傳說杜注說辨

公在楚胡傳說辨

書出奔總

王子王臣出奔

自周無出奔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諸侯出奔

舊史書臣逐君春秋歸過於君辨 襄二十年傳文
各條歸罪人君之說辨 邾伯左氏說辨

諸侯世子出奔

左傳衛事辨

諸侯出奔不書

非其罪不書辨 微之不書辨

魯公出奔書唁

公子大夫出奔

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 書名
貶辭辨 公子慶父公羊說辨 宋子哀左氏

說辨

齊崔氏左穀說辨

公孫歸父左傳趙頤說辨

宋

華元魚石傳事辨

袁衛歸辨

齊高止左傳說辨

秦鍼

公羊說辨 蔡朝吳胡傳說辨 曹公孫會公穀賈孔陸劉說辨

公子大夫出奔不書 鄭段杜解辨 季子陸劉胡趙說辨

內書夫人孫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 紀侯衰辭諱辨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 書遂事穀梁汪氏說辨 書紀事陳說辨 書陳事公穀說辨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復

外大夫以邑叛 來奔不書叛爲內諱辨 公穀以地正國說辨 書三叛重地辨 三叛書名傳說辨 三叛

李氏說辨

外大夫不書叛

叛不書 惡季氏張公室特削叛字辨 分器重於地不書陽虎以邑叛辨 獲麟後書叛趙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天子不言出辨

書諱辭辨 襄王書出版辭辨 王猛書入公穀說辨 三

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

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陸清纂例 引咬助

居者有其土地人名之稱也昭公失國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

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

也天子之於天下碎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

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胡傳昭二 十六年

曰居雖非所宜居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吳激纂 言同上

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爲家也諸侯于其境曰居境外曰在

諸侯以國爲家也汪克寬纂疏昭 三十年引王傑

大王出居于鄭則書復入則不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皆書從舊史文也按左氏天王適鄭使來告難是魯知其事而史載之故書追諸侯納王而魯會無人帥師往會則是魯但知天子之出而不知其入史無所載也史所不載孔子安得益故入王城不書昭二十六

年天王入于成周雖納王者知躒趙鞅然前此會于黃父叔詣與焉

後此城成周仲孫何忌與焉是魯始終皆與其事而載之史者也故居狄泉則書城成周亦書

陳遷鶴紀疑

襄王之復左氏紀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書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若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况天王乎故狄泉書成周書簡策昭如夫子述而不作也

顧炎武曰知錄

出居于鄭書出居于臯居于狄泉不書出者在畿內也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辟母弟之難也

按傳鄭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媿氏爲后太叔帶適焉王廢之頹叔懼狄之怨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

李叔帶以狄師攻天王適鄭處於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

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

寢納莞編而館於廟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此之謂也

陸清微旨

趙訪集傳○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於

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郟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

法中宗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項安世家說引程迥○按王伯厚因學紀聞亦引程迥

說謂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滂夫用其例皆考春秋未熟者也

○此著天王啟狄師以

召禍失其所居且罪諸侯之不赴其難也夫周公之於羣弟流

言不以爲吾弟而不討也子帶以狄兵犯王其罪大矣襄王乃

以先后之故不忍討而往避之非所出而出非所居而居其衰

弱甚矣

鄭玉開疑引高問

○不書天王入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

史不書王出居鄭告使及魯故書魯不勤王王入不居故不書

入

方苞直解鄭疑行說略參

○王室三大亂有詳有略蓋舊史以魯與其事

則詳之不與其事則略之子朝之亂作於叔鞅如京師終於仲

孫何忌城成周故本末獨詳而此以奔問官守故詳之舊史錄

其出不錄其入春秋卽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

首尾舊史所無不增益也

高澗然釋經

○愚按傳載天王出入三事

而春秋經有書有不書家則堂謂惠王出入皆不書猶爲周諱

也至襄王之出不得詳矣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記之

不遺閔周室傾覆將無以爲國不得已而書也定六年敬王再

出不書知其無興復之望也陳止齋謂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

也鄭虢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頽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以狄女爲后諱又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是爲無足諱焉爾悼王敬王之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亦無足諱焉爾其說皆非也春秋因舊史者也舊史書不書以魯與聞不與聞也以陳介石顧亭林方望溪高雨農說爲是陳顧說見前○又按水經注汝水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其城南對汜城周襄王出鄭居汜卽此京相璠曰襄王居之故曰襄城

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耳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又曰王者無外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易曰王用出征聖人書出

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非春秋三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且春秋書天王在外者三王猛敬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者王猛立于皇未得入成周也敬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是二王者非出居于外安可言出今襄王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敬王也不考其事以察聖人之言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噴襄王之出豈得已哉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於象則封之周公於管蔡則誅之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誅之以存宗社舜以頑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今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甯避之而出居於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

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者自三

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

施鵬飛
經筵 ○

天王出居于鄭時母弟之難直書以示譏耳豈於出字更加貶乎三傳以書出爲貶絕夫天王雖不能以禮制其弟而有何惡遽貶絕乎子朝尹氏奔楚子瑕奔晉不書出惟襄王周公書出若以出爲貶絕之辭則是襄王之惡重於子朝周公楚之罪甚於子瑕尹氏也夫書出者言去其境耳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皆畿內故不言出鄭在畿外故言出耳

王哲皇
綱論

○襄王之於叔

帶有孝友之心而未得孝友之術也奔齊十年而必復之於周雖未合於有庠封象之制然其心不可謂非友以狄來攻而不敢忘先后雖未合於東征滅親之義然其心不可謂非孝顧先儒多議之者則以經書出居而三傳亦有天子無出之說也獨

趙氏鵬飛釋出居之義異於眾說其論襄王亦頗平允

紫其案
○愚按

王氏哲說
與趙氏同

○出之爲言所以辨內外也天子以天下爲家雖無

往而非內然自千里之畿言之則凡至于諸侯之國者皆出也

故巡守言出則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征伐言

出則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禘於所征之龜

天子何嘗不言出乎

葉夢得
春秋攷

○漢以春秋決事嚴助對事引天

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謬甚

王應麟因
學紀聞

○傳曰天子無

出謂天子不宜出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卽貶之也公

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夫子書法

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

言出故罔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胡氏以爲貶而書出非矣

毛奇
齡傳

○趙東山謂天王蒙塵不書苟自取則書莊二十年子頽

之亂惠王處於鄭定六年周僖嗣之亂敬王處于姑猶經皆不
書以惠王遜子頹敬王避僖嗣非王自取而襄王召狄伐鄭立
狄女爲后復王子帶以生亂其失位由自取故書其出此論殊
未然據左氏惠王亦未得爲無過也以敬王避僖嗣爲非自取
而王猛之居皇敬王之居狄泉豈其自取乎禍由景王安可以
其父而咎其子也夫襄王召狄立狄女又不謹於內廷以致亂
惡得無罪第不以書出而見其罪耳顧棟高
大事表○書此見諸侯當
勤王也至尊蒙塵於外藩翰之臣泄泄自安是春秋所誅絕者
爾若夫天子不能守位禍亂由其自取理勢固然然春秋之義
專責臣子不以貶絕之文加之君父也况襄王以不忍殺弟甯
使諸侯圖之正可謂觀過知仁者又無可以貶絕之義諸家之

說皆非聖意

無哀喜
闕如編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

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陳傳良後傳

○書入

者不入無以奠王於位也入王城未能正位與子朝分國而處

也

家鉉翁詳說

○公羊曰其言入何奠辭也非也下書天王入于成

周亦可謂奠乎穀梁曰內不受也非也天王入於成周亦弗受

乎

劉敞權衡

○王城有子朝之黨在曰入難辭也

郝懿行說略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

言未得京師也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

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陳傳良後傳

○不得居

于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于狄泉也

趙曠飛

經筵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曰入難詞也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

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戍周而還則書

入而已趙汭集傳○言始得京師也陳傅良後傳○晉不早出一師以定

難關塞之役晉頃又不親至而使知躒趙鞅晉固無功也故以

天王入于成周爲文而知躒趙鞅之克鞏不書旣不以歸功于

晉而亦隱著劉單之功也張自超宗宋辨義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內諱奔曰孫次于陽

州者不得入于齊也孫復尊王發微○次陽州待齊命也次不敢直前

之辭陽州齊魯境上邑能通明志錄○公不能安於國其孫也亦公

之自孫而已稱公孫諱公亦責公也若季氏之惡固不待貶而

見顧棟高
大事表

昭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於魯也孫復尊王發微○昭公雖出

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黃仲炎通說○居于鄆志

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

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

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家鉉翁詳說○鄭突取櫟以居衛衍取夷

儀以居皆書曰入此言居者內辭也汪克寬纂疏○居者有其土地

人民之稱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所以存公也日講解義○

居其所不言居言居則失所矣且周公封界盡為賊臣所據雖

邊境小邑非假人力亦不能有亦可哀已直解

又 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陵之盟逾年不見齊景納公固知其徒約莒邾杞以爲名而實無意於納公也公不得已而如齊請之而卒不如所請還居

於鄆而已春秋再書如齊居鄆責齊景者深矣

張自起宗朱辨義

又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旣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如此

孫復尊王發微

○次者止而有待之意

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于乾侯不得見於晉也

汪克實纂疏引胡寅

自公孫後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所以存公也又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

家鉉翁詳說

○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

拒於晉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內猶不失其國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次于陽州猶齊魯之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視息而已矣

汪克寬纂

疏○昭公失國之後往來居處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

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甯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

葉纂案

○傳稱公如乾侯而經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者著公之如晉其本意原欲至晉都而乾侯特其所次止之地耳乃至明年正月而公仍在焉則晉臣黨季氏以沮公其罪不貶自見矣

葉西充謹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次陽州而書至自齊者齊景禮於公也次乾侯而不書至自晉書至自乾侯者晉頃不禮於公也責晉頃甚于齊景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復如晉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高閔集註

○公既絕望於齊而再如晉晉復不見納而仍次

于乾侯於是并絕望於晉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存公故也○公去社稷於今五歲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胡傳

○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

其地不得書居故書所在汪克寬纂疏引陸澹。其言公在乾侯何以存

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

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春秋以爲猶

吾君也劉敞傳。季氏蓋以爲無君聖人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

乾侯其誅季氏重矣趙鵬飛經筵。杜氏云釋不朝正於廟非也自

公孫于齊之後不朝正己五年何待此時猶書夫魯之諸君不

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次乾侯特志所在以繫

臣民之望也汪克寬纂疏。在鄆曰居在乾侯曰在別內外也居者

據而有之之辭在者止焉於是之辭葉夢得攷。昭公之失德久矣

豈至是始非之而言其過乎左氏妄矣杜預附會鄆遺不用子

家之事益見其妄又左傳。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曰非公且

徵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蓋不知春

秋存君之義

黃真廉攷
陸王錫爵

○前數年已累書公之居邠次乾侯矣

然猶往來于魯也此專書公在乾侯以見流離失國傷之至也

又以示魯君自在斥季之專魯也杜氏沾沾以朝正爲言賈逵

更爲季氏以公在告廟之說則全失旨

趙佑
禠案

○此聖人特筆注

但作釋不朝正于廟非也

齊召南左傳
注疏考證

○前此居于邠歲首不

書公在者公在境內也今羈旅他國特書公在所以挈一國之

事託首月以繫臣民之望

牛運
震傳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書公在存公所以誅季氏也左氏各爲之說鑿矣

趙鵬飛
經筵 ○

在乾侯同一辭而三爲說左氏之妄益可見

葉夢得
左傳職

○諸儒以

每歲書公在乾侯皆聖人存君特筆其義甚正然昭公孫國而

意如不敢立君其書公居公在或是舊史云然如襄公如楚書公在楚聖人仍之而存君之義自見者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按此說亦極允極

襄二十九年春公在楚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閔公也○成十年

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

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故

詳而錄之

孫復尊王發微

○胡傳云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

書公在楚者外爲楚人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

迫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上書十有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下書春王正月公在楚不奔

天子之喪而奔楚人之喪據事直書而罪見矣故歲首之月公

在他國不書而此獨書所以正名分也豈以楚人所制強臣所

迫哉

袁仁胡傳考誤

○正月之在晉不書獨在楚則書之外楚也此與

公在乾侯之義不同乾侯以失國而書公在此以謹內外之防

而已

朱朝瑛畧記

○魯周公之後下乘之國明其典禮修其政刑足

以雄長諸姬何畏乎楚卽不然睦其鄰封庇於伯主亦足抗捍外患何至折入異類書曰公如楚如者不當如而如也不得朝

正于廟楚人迫使親碰抑又辱矣書曰公在楚在者不當在而在者也文定謂畏權臣而不敢歸此則至下方始聞之方在楚

時未有是此專責魯君而季氏未之及焉

陳遷鶴記疑

○公如齊晉

歲首闕朝正之禮亦多矣而經不書惟此獨書以是知凡君在行國之守臣月朔必以公不朝正之故告於廟孔子修經以爲

常事而削之耳

日講解義

○書公在楚者以示公不宜在楚而在

楚也而上又有天王崩之文有楚子卒之文天王崩則當急奔

天王之喪而何以在楚楚子卒則朝楚之禮可已而何以在楚

哉文定兼罪季氏取卞而著人臣不可一日忘君非經義也張

起宗朱昭十五年冬公如晉亦歷春而夏始歸於正月不書

公在晉則此特文也何以特文言失所在也高尚然釋經○書公在

楚傷天下之無伯也何焯讀○正月在齊在晉不書而在楚書

傷公之在外夷也牛運震傳

○書出奔總

凡自內出王者內京師諸侯大夫內其國在外不言出敬王自劉居狄泉公孫敖

在外而奔也南里在宋城國滅不言出無所自其邑奔曰自某出曹

孫會趙訪屬薛

內詳奔謂之孫莊元年公羊傳

○王子王臣出奔自周無出辨

趙氏屬辭曰王子奔非其罪不書以叛奔而卒討之不書必佚賊而後書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主謀者黑肩也天子既討有罪則克出奔不書僭括欲立王子佞夫括瑕廖奔晉瑕廖益與括同謀者既書殺佞夫則瑕書奔以佚賊也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其後又以狄師伐周襄王復辟卒討之則其奔齊不書者以能討也子朝之亂敬王反正而不能討其罪則其奔楚亦以佚賊書也觀殺周公與王子克之奔不書則殺佞夫與瑕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觀王子帶之奔不書則王子朝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愚按史有書有不書以魯與閔不與聞之故耳趙說未必然也

周衰天子之權不行卿士無服職之心諸侯有容姦之罪見於經者或因罪出或以亂奔隱桓以來周卿士雖以私事外交然未有以亂

出奔者也至襄成之間王子瑕因釁成亂負罪出奔然猶未有篡奪之大惡其所奔之地且未離乎中國也下至昭公尹氏毛召之徒始有篡逆之事及其敗而出奔則又轉入于荆蠻矣豈非衰亂之極哉

沈某
此事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傳見書殺門○括廩不書賤也

杜注

○書此交譏之也罪取之

逃王而王不能存之也

湛若水
正傳

○瑕者佞夫黨奔不言出蓋自

外也傳言自周無出非也

郝懿行說略
言出周無外即本左氏
杜注不

○周公之奔

書出而王子瑕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之奔不書出者子朝

與敬王分國而居三族奉之敗而奔楚不可以言出也子瑕於

傳無考而以敖歸父先蔑之奔不書出例推之必在外而奔者

也方苞
通論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見書王室之亂門○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

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

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

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汪克齊纂疏引王沿箋義○宋萬出奔陳宋卒

請萬於陳醢之王子朝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皆不書

者蔽罪於所奔之國也亂臣賊子無可逃於天地之間其誰可

受之莫甚于黨惡逆故經於亂賊出奔雖卒殺之不書蔽罪於

受之之國也趙訪屬辭○子朝知不容於諸侯以奔楚然亦託於楚

之強將以敵晉而謀入也故晉急合諸侯城成周以為之備張

趙宗朱辨義○奔不書出不以王城與朝也高澍然釋經○方說見上

以上王子書奔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

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

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王卿士奔復之不書必不反而後書

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號惠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

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不書蓋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罪與復之

之由皆不足辨以王命為重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

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而復出以天子之命不能

安其大臣於是始書之趙汭屬辭○王朝大臣與強族爭政王不能

裁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

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斷國以脅天子也家鉉翁詳說○王室

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其罪昭然矣高閏集注○以天子三公而私

奔列國書之志周替也

徐學謨春秋傳

○王臣有罪誅戮放流惟王所

命未聞有罪而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所至之國宜執

以歸司寇今王與周公要盟既盟而周公復奔王政不綱周公

之伊悖所不待言而晉受逋逃罪亦不可追矣

日講解義

○自周

無出之說三傳因天王居皇居狄泉及子瑕子朝尹氏召伯毛

伯之奔皆不書出而誤也皇與狄泉皆在畿內子朝及尹召毛

與敬王分國而居不可以言出也惟子瑕於傳無考然攷大夫

自外奔者皆不書出子瑕必此類也若以爲譏則周公之失道

豈反過於尹召毛之屬哉

方苞直解

○襄王書出居周公書出奔謂

自周無出者妄也而子朝與瑕之奔不書出者朝立于王城篡

也書出是朝得有其王城矣是篡逆矣瑕事雖無可考以先蔑

奔秦歸父奔齊例之知由外奔也

高澗然釋經

○愚按舊說謂自周

無出以出字爲貶過矣王氏晉趙氏鵬飛駁之是也見前天王
出居條下此方高二說亦得之

以上王臣書奔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襄十年傳例不告不書

桓十八年

傳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莊十九年

傳爲國邊伯石速屠父子禽祝跪奉子頑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頽奔衛

僖十二年

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

定十六年

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孫奔晉晉人復之

襄十年

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不勝王叔奔晉

○諸侯出奔

舊史書臣逐君春秋歸過於君辨 襄二十年傳文辨 各條歸罪人君之說辨 邲伯左氏說辨

春秋惟弑君書某弑其君至於君爲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胡傳
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

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於君父而史官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者以爲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王樵輯傳
襄十四年

杜預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以責其君此說悖甚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懼而皆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

惠士奇
春秋說

襄二十年傳衛甯殖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

逐君在襄
十四年

論者遂謂魯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

改爲出奔刪沒其臣名以轉見君過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於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非春秋誅亂賊之義矣按史書有二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蓋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侯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

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贖則稍廣於簡可並容數行若策則所容者廣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往可驗以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虢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亡也則策書屬傳而簡屬經明明可據若然則甯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目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

毛奇齡傳桓十五年○愚按廣雅釋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儀禮既夕禮疏編述爲策不編爲簡左氏春秋序孔疏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蓋文多者書於編連大竹文約者書於不編小竹也謹按四庫提要論毛氏以簡書策書分別經傳爲武斷蓋經文連簡而編者亦謂之策毛說減拘泥然策長而簡短經疏有明證傳文則因獨載于連編之策而不書于短約之簡者也則毛氏所解左氏傳名在諸侯之策句亦未嘗不是

愚按杜注謂書諸侯出奔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爲文陳止齋後

可謂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蘇氏集解謂
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君實有國而至於失國自取之也張氏集註
謂失位者皆以自出書之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皆不可以訓近
儒惠仲儒顧復初亦第論以臣出君之不可訓書以臣出君之非體
而猶誤會衛甯殖語謂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君孔子修春秋改爲
自奔之文亦誤也惟王方麓謂史官之辭本如其說最得毛西河
以策書簡書辨傳文經文之異更精核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左宋誘祭仲而執之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
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
五年入國其秋突入櫟諸侯會袤會曹以納之弗克十七年高
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子儀於

陳而立之莊公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而納焉

李廉會通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

左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雍姬告祭仲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君苦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杜預以爲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如彼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感以責其君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爲君也其冬人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爲君也

焦循春秋補疏○按

胡傳本陸氏瀆謂以自奔爲文所以警乎人君其失與杜氏同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左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宜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以爲朔不能守
衛得罪天子而至于出奔穀梁以爲天子召而不往當春秋時
天下無王久矣安得有召而不往天子能加諸侯以罪之事乎
此當事據左傳孫覺經解○杜注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
之也非也攷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
之猶已君之而弑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
人衛甯喜弑其君蓋君雖由篡弑而得身既事之則弑之卽是
弑其君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焦循春秋補疏
○按陳氏止齋謂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
以目致之文書之是故衛人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朱
出邾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其說未是辨見前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鄭忽苦展與皆以突去疾入而復出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

不能立又甚矣

汪克寬纂疏

○羈出赤歸與鄭之忽出突歸同蓋扶

戎以篡嫡爾公羊謂羈爲曹大夫三諫不聽事屬無據

顧棟高大事表

○陳氏說見書歸門赤歸于曹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左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雖私

許復衛衛侯終懷疑而不敢信故懼晉害已而出奔

吳澂纂言

文十二年春邾伯來奔

左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

安處也夫鍾邾邑

國人弗徇

徇順也

十二年

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

邾邾亦邑

○左氏曰

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非也魯以

諸侯逆之春秋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太子卽位之後不能自安遂出奔耳

此乃真邾伯矣以其卽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

太子出奔也

劉敞權衡

○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

視死而不喪身未卽位以邑出奔而稱邾伯者哉且鄭忽曹驁

莒展皆已卽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况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

也

陸酒辨疑引趙匡

○莊八年邾降于齊至是七十二年若初許之平

則國固在若屬之以爲附庸則後或能自復其國如許叔入于

許則邾亦當復存也

葉夢得春秋文

○左傳邾太子以夫鍾與邾邾邾來

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若然則竊地之臣子而子之以

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而子之以君之尊稱是樊亂也烏在春

秋爲正名之書邪以是知此實邾伯來奔非邾太子也

牛運震傳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
園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
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
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
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邱官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如郵使子
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子
鮮從公齊人以邾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
聽命於諸侯○林父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
其國跋扈之萌已兆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又從而激之
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
出其不能君甚矣然春秋非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自

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備書不遺皆所以討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爲其君諷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非也

家益翁詳說

○杜柱孔疏皆以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

文爲責其君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專責其君有是理乎

彙纂

○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不

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說見襄二十年傳有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夫甯殖出其君之語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改之且謂夫子有歸罪於君之意非也子逐父必不問不父之罪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爲君危矣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文例也

詩

○逐君之亂臣不幾隱而不著乎本文雖不明言必於上下

文見之逐衛君者孫林父也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而孫林父在焉衛喜弑剽而林父以戚畔其爲林父逐君可知矣

朱弑春秋抄

○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衍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

李廉會通○王

氏說見前總論

昭元年秋莒展與出奔吳

左莒展與立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齊納去疾展與奔

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展與爲弑君者所立與聞弑者也書展與出奔吳猶朱萬出奔陳也奔吳罪吳也

應鳩謙集解

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

相親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案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
嬖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書出奔爲罪欬胡傳
及諸儒皆主其說是何刻以繩君而緩於誅逆乎

案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東國魯太子之子平侯庶弟朱叔父也

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不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立東
國○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蔡不共戴天之讐也朱乃奔而
親之非矣

胡銓

○顧氏本呂說以朱爲東國之闕文見闕文門

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與來奔

左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
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注庚與著小公
之弟郊公著邱公子十四年奔齊○十四年傳公子鐸殺意恢

逐嗣于郊公迎君之弟庚與立之不書者蓋古者敵國不寢喪
 紀莒魯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向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
 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與之入不告其後庚與來奔而魯受之嫌
 怨益深故郊公之入亦不告也胡安國曰庚與入國不書而出
 奔則書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夫庚與以叔篋姪是
 奪嫡也入國何以不惡之意恢以公子書豈郊公反以召而微
 之乎御禁直解 ○郊公出奔不書而庚與書者以其來奔故葉酉充遺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公若邠昭伯怨平子大夫怨于子公若與公為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宋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
 乃走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又使
 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

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讓人以君後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襄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見前門○日孫使

杜

注○次于陽州待齊命

也

胡傳○昭公失好于晉故不奔晉而奔齊

張自超宗
朱梓義

哀十年春邾子益來奔

左八年吳爲邾故伐我我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十年

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爲魯所俘而又來奔不知

恥甚矣

高閔集注

○邾子返國未期年而復出奔罪在吳也

家懿疏詳說

○諸侯世子出奔

左傳魯事辨

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陶婁豨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述曰從我而朝

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日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日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張出奔鄭自鄭奔齊○左氏敘蒯聩欲殺母事余謂蒯聩不善謀安有此事哉殺母蒯聩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殺母爲惡愈大反不知羞乎蓋蒯聩聞歌心慙以謂夫人一人惡其斥已淫而誣之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劉敞○靈公聽南子之譏謂蒯聩欲弑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靈公之罪也張洽集注引劉綯○考二劉之言足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張洽集注○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李廉會通

○諸侯出奔不書

非其罪不書辨 教之不書辨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莊公奔衛不書

桓十六年許叔入許則前此君奔而國爲鄰敵所據明矣而不書何也平桓之間王綱初墜羣侯擅興伐國取邑者有之尙未有迫逐其君強據其國者自入許始而魯實助之故許君之奔與鄭之貪賴其土舊史皆諱不書第書入許以比於入其國而不留者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先儒謂奔非其罪不書非也春秋小國被逼而奔非其罪者多矣豈書奔者盡有罪乎方苞

桓十年虢公出奔虞不書 虞公出奔共池不書

僖五年晉滅欒虢公醜奔京師不書

不書不告也杜注○虞虢之滅晉人蓋脩其祀而不以滅告董彞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子奔楚不書

頓子出奔不書不告也郝懿行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萊共公浮柔奔棠不書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弑其君密州公子去疾奔齊不書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郊公奔齊不書

郊公出奔不書者去疾卒而魯不會葬故郊公出奔庚與入立皆不以告不告故不書杜注微之非也去疾之入展與之奔見經屢矣何獨於郊公而微之葉酉 究遺

○魯公出奔書唁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昭公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

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再拜顛高子執簋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
外餒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近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
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
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固以請昭
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
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
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
哭以人爲箇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其
辭足觀矣○穀梁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公在齊
地故不書來

陸績

第類例○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孔子曰其

禮與辭足觀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齊侯來唁方伯連帥之職

未偷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也胡傳

○唁慰安之詞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

之惡可見孫復尊王發微○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

災恤患之實也宋鉉翁詳說○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

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以齊侯之彊納公易爲力

爾今徒唁之以虛辭相恤而已高閏集注○嘗唁公譏其不能討季

氏之罪而但以虛文慰安之耳左氏不達春秋之意而以爲

豈知言哉程端學三傳辨疑○葉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侯○穀梁信公不得入于魯也○信公至晉而不見受也杜注○

書信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

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

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又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主於其朝不

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信公豈得禮乎胡傳○齊

侯高張荀躒之信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信公而不能納公

也正克寬纂疏○信于野井齊地也信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

地故但書來高閏集註○書齊侯信公于野井猶有禮也不罪齊景

之不欲納公也書齊侯使高張來信公則罪齊景之不終納公

矣兩如齊而齊師不出一如晉而高張來信信公之不見納于

晉而實恥公之不見納于晉也宜公之絕望于齊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一年夏晉侯使荀躒信公于乾侯

穀梁同上○晉爲盟主昭公寓於其國而晉侯恬然無納公之意乃使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法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

釋經

○公子大夫中奔

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書名
說辨齊崔氏左數說辨公子慶父公羊說辨宋子哀左氏
華元魚石傅事辨襄衛鱗辨齊高止左傳趙願說辨秦城
公羊說辨蔡朝吳胡傳說辨曹公孫會公數賈孔陸劉

說辨

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

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杜注思好不接
不告○宣十年

穀梁傳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襄二十一年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還也

杜預
釋例

凡言奔而不言出者從外奔也公孫敖如京師奔莒歸父至筓奔齊

是也先蔑奔秦不言出亦此例

呂大圭或問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

高閏集注哀十一年

大夫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厄於利害之私而出奔者皆其不道者也

程端學本義僖二十八年

書內大夫出奔六公子慶父公孫敖歸父叔孫僑如臧孫紇公子慝是也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不書外大夫書出奔者三十有五蓋自元咺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關乎一國之故也故自僖以前外

大夫無以出奔書者政不在大夫也

趙汭屬辭○趙氏又云內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

書據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不書以國難非其罪也外大夫出奔則有罪無罪悉書之愚按春秋內外大夫出奔皆書固不論其有罪無罪季友奔陳之不書張氏自超高氏澁然以為避嫌其義極當見後出奔不書閏元年條下趙說曲生議論復刪

成襄以還晉楚兩大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之其臣亦倚之爲重主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臣亦藉之爲姦故宋衛事晉則大夫

之出亦奔晉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

其內也

趙鵬飛經筵
襄二十四年

自信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書隱桓莊
閔僖五公時近百年外大夫公子豈無奔者而無一見於經蓋大夫
未張故其國不告或告而魯史不書也鄭突曹赤皆歸而奔不見經
則公子之奔不書審矣宋萬奔陳則志失賊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
也方苞○自曹公孫會而外小國大夫之奔無見經者亦魯史畧之
也直解也其奔我則書詳內事也又通論

顧氏論大夫奔例書名辨杜注以名爲貶之謬見書殺大夫總論

莊十二年冬宋萬出奔陳

左秋宋萬弑閔公子蒙澤立子游擊公子奔蕭公子御設奔毫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此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隨之○書萬奔陳者陳黨惡之罪

論秦

教術○不書宋人殺萬而止書宋萬奔陳者責陳受賊且取賂

也或稱罪宋緩討逸賊則未察當日情事無以服宋臣子之心矣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弒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亳勢強若此蕭叔與五族以曹師伐之構兵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也用昭請於陳而戮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並譏乎

彙纂

素○書萬之奔宋猶有臣子也然宋之殺

萬比於衛之泄殺州吁有間矣不書畧之也書奔不書殺責失

誠而不子宋以討賊也

牛通

震傳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共仲使卜齮賊公子武闡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按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爲義陸滄辨疑○公子出奔譏失賊也胡○公子

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奔莒

孫復尊王發微

○季友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伸兩弑其君之討乃以

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爲之立孟氏豈非邦憲之大失

張洽

集○宋萬奔陳慶父奔莒陳莒皆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

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

李康會通

○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

而避罪出奔者蓋自知罪大惡極畏魯國之討伯國之誅而不得
不奔爾然魯人求共仲於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

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

克社

寬纂○慶父弑二君季友使之自盡而立後君子猶謂罰不蔽

辜而公羊以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褒之不亦甚乎

俞汝言四傳糾正

僖二十八年夏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見復歸門衛侯鄭復歸○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於踐

土以君禮待叔武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勸武辭列致啟羣

疑及武受禍又不爲剖白願乃外奔以訴君悖逆甚矣

萬斯大隨筆

文六年冬晉狐射姑出奔狄

三傳俱見書殺大夫門○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

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尚閱集註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朝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敗諸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
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弗聽○穀梁
不言出在外也○林父戒先蔑平心之言也故卒不逃其所料
先蔑覲嬴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更得禍黃仲炎通說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晉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公羊何以不言
出遂在外也○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
曰如未復而言復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之爲信○

敖廢君命而徒返文公容其復而奔無政刑矣

張洽集注

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

左傳見書殺大夫門

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左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子哀非

字左氏以爲貴之書字夫旣書來奔何可貴之有。

品大圭或問

○來

奔則不安其國可知子哀以懼而奔耳曰貴之非也。

徐卓經義未訂說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左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公卒而逐之奔衛

告以族不以名。公穀見譏世卿門。彙纂云二傳胡氏各執

一說皆可通余按穀梁之說最謬左氏亦未得蓋稱氏者亦只

一人春秋時有此稱號非謂舉族也如隱三年書尹氏卒豈舉

族皆死乎詩稱尹氏太師豈舉族皆爲太師乎大抵強家而爲

世所指名則稱曰氏如晉韓氏趙氏之類當日崔宗強高國惡

之故趙盾特曰放某氏于衛魯史亦順而書之耳非能舉族盡
出之也如使舉族出之則當其入高國仍在何又聽其舉族復
入乎約略是崔杼之祖父不必定其爲何人左氏以爲崔杼則
杼弑君去此五十一年誠有如趙氏所駁者且旣曰崔杼矣弑
君之罪何足矜憫而特書崔氏以明其非罪乎左氏泥於稱名
不稱名之說故多此謬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家氏曰繼齊惠之死書

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肉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惠死而

齊人棄崔氏宣歿而魯人逐歸父皆志其無君不爲崔氏與歸

父書也更得之又○明豐氏云僖二十八年傳有崔天氏天篆

文相近疑氏爲天之訛高澍然釋經○愚按顧氏所云稱氏比諸韓

氏趙氏以放某氏訃告亦殊爲不辭恐經文有訛誤仍當闕疑

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
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
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
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公
猶未殯而東門氏逐魯君臣忘君父也胡○黃氏仲炎汪氏克
寬引箴尹克黃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
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
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葉繁○愚按左氏云書曰歸父
還自晉善之也非也程積齋辨之見書大夫還門又按趙子常
謂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願復初申其說謂歸父似無罪然不
量力而欲張公室與強家爲難卽不得爲無罪若果無罪當如

季友奔陳之例不書矣其說亦誤出奔非罪不書春秋本無是例季友亦非無罪不書義詳前論及後不書出奔季子條下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注戚孫氏食邑林父奔後戚隨屬晉○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高

集註○林父爲良夫之子衛侯惡之不安而奔也良夫會盟侵伐自專其後林父逐君其父子非循法奉公之臣可知據左氏晉

反戚是林父以戚奔矣林父實非叛故以戚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見書歸門華元自晉歸于宋○服云魚石卿故書四人非卿故不書孔○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同出奔其但書魚

石何眾不可以勝罪罪其甚者魚石以楚師伐宋國入彭城爲

宋患是以甚魚石也

碑傳良後傳

○五大夫同奔同入但書魚石至

華亥向甯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彘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者

蓋魚石首惡舉重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是也亥

甯定辰佗驅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

注克寬纂疏

○山黨也懼及

故奔君子雖違不適仇國宋爲中國之樞楚所必爭而魚石託

焉楚因助魚石而入彭城幾至覆宋則魚石之罪大矣

御纂直解

○同奔四人不見經觀出奔例有並列及書暨書及之別是同

奔皆書此不書或非卿也

高樹然釋經

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

載魚石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合於經

愚按傳與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

黃

日○宋討蕩澤魚石等可以不出者也當日先誅澤而止華元

上也或華元殺澤後自拘司敗次也何爲出舍睢上及華元再

止又逡巡不反以自貽出奔之威冒亂臣之誅哉勢藉左傳經世鈔附孔說

與○顧氏從趙子駁左傳說見書自某歸門華元自晉歸于宋

成十六年冬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戰之口晉楚戰公出於壤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日請反而聽命

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

隤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秋會于沙隨謀伐鄭

也宣伯使告卻擘日魯侯待于壤隤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

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會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擘日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
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邱公還待于鄆使子叔鞮伯請季孫
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
寡君也范文子言于欒武子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僑如以為戒十二月季孫及卻擘盟于
扈歸刺公子偃偃與組俱為姜所指面鞠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
之奔魯國無政可知程端學本義

成十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齊慶克通於聲孟子

齊孟公之母

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

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曰國子

誦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

會代

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明鮑牽而逐

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畔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高無

咎出奔書殺國佐書以著高國之所以出奔崔慶之所以得國

齊光之所以見弑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

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可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華弱來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亦逐子蕩○來奔蓋魯與華氏有好故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襄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左宋華閱卒華臣弑臯比之至

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弑侵易之

使賊殺其宰

華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

之左師

合左師向戌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益之

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遂奔陳○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陳

乃宋擊遼而適之尤可誅也

高閔集註

○左師畏華臣之強勸君益

其惡而舍之而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耳吳

日者瘳狗入而華臣出顧不恥歟

王錫爵日錄

襄二十一年秋祭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見殺大夫門○履變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

禍而奔罪也

胡傳

又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

二慶除難恐黃偏奪其政

愬諸楚曰與蔡司

馬同謀

司馬卽上公子楚

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奔楚自理

公子黃將

出奔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

去之道况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絕矣

程靖學本義

○蔡履陳

黃皆奔楚以爲苟奔中國但足以容身而已奔楚以愬于楚則

變之寃可伸而二慶之專可去故黃卒能殺二慶而復國夫其

君臣兄弟之是非一質之於楚而生殺榮辱皆爲楚所制亦可

慨矣

張自起宗朱所義

○二慶愬陳黃於楚陳侯不能爲之辨明而使

之出奔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庇其弟也黃見惡於楚而反奔楚

蓋方是時諸侯畏楚欲隱身於他國恐楚人以爲討故赴楚自

理與蔡履同可哀也

日篇解義

○春秋時罪人以族而逋臣多極

之於所往蔡嬖以欲從晉見殺而履奔楚與二慶愬陳黃於楚而黃亦奔楚同蓋楚強陳蔡世服焉若奔中國恐楚以爲討中國不能庇而本國戮其宗以說於楚故反奔楚以自解耳

方苞直解

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

履

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盈

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

十四

年歷使

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那與其老

州賓適

欒那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

懷子忠之祁懼其討愬諸宣子曰盈

將爲亂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

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奔彊

大之國有作亂之志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

高閔

集

註○君子進不適晉國楚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欲因楚力以復

國此無君之罪也

季木私考

○士鞅之言曰欒厲汰虐已甚而盈又

自言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則欒氏之稔有自來矣

注京寬纂疏

傳載欒祁以母譖子致滅其宗恐非人情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逐羣賊問於陽畢畢曰欒嘗實覆宗弑厲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國安遂逐欒盈觀此則因箕遺諸人以及盈非因盈以及諸人也

朱朝瑛略記

襄二十三年夏邾界我來奔

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既受邾叛邑今又納邾叛人

孫復尊王發敬○界

我庶其之黨庶其之來魯寵安之宜界我之繼至也

趙鵬飛○

是冬臧孫紇奔邾邾亦受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鄭玉蜀葵引高周

又冬臧孫紇出奔邾

左季武子無適于公彌長而愛淳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驕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扶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辭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氏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初臧宣叔娶於歸生賈及爲繼室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辭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季宿自亂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

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家鉉翁詳說

○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爲亂而甲

從則疑於爲亂術蔡請復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於要君蓋持

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智士然乎哉

王錫爵曰錄

訖河季氏擅廢立以取亡罪也以防不書者魯不知以是罪絕

特以犯門斬關盟之故舊史惟紀其奔而聖人因之

日講○解義

武仲奔邾之後復入據防納龜請後得請奔齊春秋但書奔邾

而入防奔齊不復書者叛亂未成也故夫子平日之論以防求

後罪其要君而不筆之于經非以恕武仲也可見春秋於奔大

夫必有叛亂之跡而後書之以著其惡

張自超宗朱辨義

○愚按杜注

謂阿順季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名罪之非也丙大夫

奔未有不書名者杜以名字爲褻貶誤

襄二十四年冬陳鍼宜臼出奔楚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宜咎以慶氏黨近其

人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張洽集註引評翰

○陳大夫鍼子

入世孫也。其後在楚爲箴尹，宜咎

汪克寬集註疏引王棟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戶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晉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甯殖將死，謂喜曰：汝能固納公平喜，日諾使人謂獻公，獻公日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子鱄曰：甯氏將

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子固爲
我與之約矣公子縛辭曰夫負羈繫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
也獻公怒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縛
挈其妻子而去之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何詐注昧割也時割雞以爲盟猶○穀梁專喜之徒也君不直
日視彼割雞負此盟則如彼矣○穀梁專喜之徒也君不直
乎喜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書弟罪衛侯也書縛
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縛爲甯喜出奔亦以罪縛也衛侯
無君兄之道喜不以其罪死使縛至於出奔其罪昭矣其罪縛
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
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
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必不可復者

也殺甯喜者曰政由甯氏之一言也且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惟義所在未有不至于賊者也重於夫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不已甚乎王樞先儒深許衛鱄按鱄之出奔以殺甯喜也甯喜之殺以專政也喜之專政以鱄與之約言也則喜之殺豈獨衛侯之過鱄實成之也夫諸侯之有政國之治亂係之宗社之存亡係之生民之休戚係之奈何以大夫而許之專政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信不近義矣吾謂致喜之殺者不在喜專政之日而已在鱄約言之日鱄以爲其言之必當踐乎將舉衛國之政聽之生殺予奪惟命雖社稷傾覆而不暇忙乎設生殺予奪惟命以傾覆其社稷較之失約於甯喜之罪孰大而孰小孰輕而孰重于鱄知衛侯之無信而要之必踐其言而不知斯言之必不可踐也

故曰喜之殺鱣實成之也喜殺而鱣奔固心致之勢矣新安俞

氏曰鱣以喜之見殺懼禍將及而出奔耳何合乎春秋之義哉

華學泉 ○鱣稱弟非大夫也信不近義言不可復鱣之約非義

矣君兄無絕道至于誓衛不反過矣部銘行 ○衛獻之復國內

於甯喜甯喜之納君由於弑剽甯喜之弑剽由於鱣之約言殺

梁氏曰己雖冠納其兄與人之臣謀殺其君是亦弑君者也責

之是矣而又以爲衛鱣之去合乎春秋則非也蓋鱣之去以殺

甯喜而去知信之不可失而不知君之不可弑知納我者不可

殺而不知弑君者不可用使衛獻不殺甯喜而鱣頭可與弑君

之賊比肩事主哉知大義者苟知不殺甯喜而與之同朝之非

義亦可以知既殺甯喜而憤然去國之未爲義也

張自超宗 ○
朱梓義

按以上諸說是也先儒子鱣者非也

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

石惡用事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逼而奔耳季本私考○衛

衍復國逾年弟奔再逾年卿奔其不見直於國人可知晉方庇

林父而仇衍二人皆奔晉亦不免於違難適仇之罪張自起宗未詳義

又 冬齊慶封來奔

左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封子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

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

之亡人歸崔氏難出奔者莊公之黨崔氏以之為賊許難皆出

奔崔氏既亡慶封言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者而

告而悉反之故反盧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變二子皆莊公黨

崔氏私莊公卒何出奔今還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

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行之慶舍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出於萊慶嗣

封之族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適歸

子家

慶封弗聽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泄事虜蒲癸王何

執寢艾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

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

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甃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

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

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癸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

而戮崔杼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讐者而倖臣乃能之卿大

夫之恥也

家鉉翁詳說

○慶爲崔黨崔氏亡則慶宗無所恃

李本私考

○

慶封來奔齊來讓而後奔吳則魯已受其奔矣慶封與弑其君

來奔而受魯之黨惡不能免春秋之譏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薑公孫竄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爲

功且專故難及之○放與奔異奔者避罪或避難自出放者有

而遠之或有罪或無罪然未有不出於君者今經書奔而傳謂

之放是傳誤

葉夢得左傳說

○許翰云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

故以奔書非也放者論罪之辭必請於君書奔則非放也傳失

實信經可也

御纂通解

○實放書奔左氏以爲罪高止杜注云所

以示罪其意以出奔甚於放故云示罪不知放者以罪放之奔

則不必皆有罪也杜注未是蓋放者上施於下之詞高止爲二

公孫迫逐不可謂之放故以出奔書

葉酉突遠

○高止奔燕於前後

事無關可以不書而春秋書者著齊舊族之衰而陳氏所以欲

君得國也

張自起宗朱辨義

○愚按陳止齋謂苟不足免於罪雖放以

自奔書之亦泥傳說穿鑿與許氏同病

襄三十年秋鄭良書出奔許

左傳見書入門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

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

子謂之出奔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

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劉敞權衡

又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擊櫟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冬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

聞王有疾而還弒之右尹子干出奔晉官廡尹子晳出奔鄭殺
太宰伯州犂于郊○靈王弒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而出奔春
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高問集註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齊高既盟

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合比
弟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

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左師向成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
有人亦於女何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庶而

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暎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

可畏矣胡○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

人讓惡敗國爲世戒也

張洽集注引許翰

○伊戾與柳譖太子與右師

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檢謀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亦相似而不公不之悟也嗟夫閭宦禍人國家必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可不戒哉

家鼓翁詳說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見殺世子門○留爲昭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注

昭十年夏齊樂施來奔

左齊惠樂高氏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皆者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旌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則亦授甲矣使人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鉞率吉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

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杜注○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官

欲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其罪大矣魯方通聘

而受其亡臣非義也高閔集註○高氏以魯受亡爲不義然春秋受

亡皆以爲常彼此不必其相惡也惟欲爲難於國者則多適仇

敵其未有大故而於義可歸者則雖奔他國或仕於其朝或藉

以請復皆未有異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二年冬公子愁出奔齊

左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愁字吾出季氏而歸其

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即叔仲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

使自昭

昭子朝而命吏曰媼將與季氏訟書辭

無顧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

愁告公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遠及衛閔

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杜云書名謀亂故余謂愁

患季氏強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季氏之仇而魯忠臣也豈

謀亂者哉苟使愁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

劉敞權衡

○季氏之臣將

去季氏而立愁不克而叛愁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

集

注○愁亦不量力輕以君國爲嘗試者亦不得爲無罪

顯棟高刑賞表

昭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

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

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實
諸蔡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
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蔡之忠臣
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
可謂知所信矣而費無極害其寵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
辱及宗廟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胡氏傳○胡氏因費無極
誘朝吳之語而遂以爲罪吳者過也揚于庭○公羊無出字闕
文也何休以不言出爲奪其有國之辭謬甚劉氏辨之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郟出奔宋

郟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郟出奔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

孫復尊王發微

○其言自鄆何自鄆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珖則去劉敞傳○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

其國者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求爲後

於魯若公孫歸父之至程奔齊公孫會之自鄆奔宋賢於臧武

仲遠矣劉敞意林○會子臧之子鄆子臧之采邑高闕集註○會曹大夫

出奔傳不詳其故公羊揣爲子臧之後以邑叛爲賢者之後諱

不書叛春秋豈有賢其祖而諱其子孫惡者况子臧之節春秋

不錄何從爲諱乎劉敞權衡余光存侯○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

自何叛也叛則曷爲不言叛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

之法莫重乎君臣之義臣以君之邑叛以先世之賢而諱之則

春秋之法廢矣凡據邑入他國謂之叛舍邑而出奔豈得云叛

然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自國出奔不言自白邑出奔安

得不以自書之

戴溪講義

○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

叛故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鄆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蓋鄆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

汪克寬纂疏

○正義云與二十二年華向自宋南里出奔

楚其文正同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爾

叛不告故不書而胡傳引劉敞說以爲待放二說未知孰是

葉

究○案公羊以爲叛穀梁以爲力足以叛而不叛二說正相反

遺○愚謂春秋止紀一奔大夫爾其曰自鄆者猶鄭詹自齊逃來爾

春秋無叛文使從知其叛更何從知其力足以叛而不叛也陸

氏滴以爲先據以叛力屈而奔比之魚石自宋南里奔宋辰自

請來奔亦屬硬坐彼二人叛逆顯有可據此無明文烏得以自
之一字偶同遂加以叛逆之罪乎黃氏仲炎云春秋叛則書叛

奔則書奔未有奔而可誣爲叛叛而可諱爲奔者會蓋自其國
都出止于鄆又自鄆而奔宋故以自鄆書爾此說近之顧棟高
三傳異

同○外卿書自某奔者皆先書入于某以叛此獨無之則非據

邑也非據邑而書自以別夫從國都奔耳高樹然
釋經○鄆者會之

邑也其言自鄆者別於從國都而去也劉敞以爲待放夫待放

三年而後出奔此自臣子之禮經書自鄆者蓋得罪而出由邑

而奔爾未見其待放也總之大夫出奔於例當書傳雖不詳其

故經文本自可解不必曲爲之說牛運
震傳○宋虐曹而會奔宋亦

有違難適仇之罪張自超宗
牛辨義○愚按書自劉氏以爲待放於私

邑夫會之奔非宋辰華向之比以爲待放固亦近於事情然無

事實可考牛氏辨之亦是正義引賈逵說以爲叛而讀顧氏高氏之論則當主不叛之說若公羊謂賢之諱之不書叛前儒辨其謬詳矣

又

冬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

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惑向甯之子羅華定之子啓

與華氏盟以爲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

鄭甲出奔鄭

入于皆公
黨解難出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

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甯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

華氏族爲大司馬

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

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恐殺太子

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討也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

太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少司寇極以歸

極亥庶兄以三公子歸公

○入子奔鄭不書但書三子何罪其甚者也入南

里以叛乞師於楚爲宋患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陳傳良後傳

○書三

卿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華氏自督以來世爲亂族黨

與盤錯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啟之致三叛同日而作幸而討之

克華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讒將加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內

外合勢以叛

家鉉翁詳說

○陳宋讐也往奔欲依陳爲亂也

季本私考

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

去年傳見以邑叛門

楚遠越帥師逆華氏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

令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公族故稱父兄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

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

亢高也衷善也

以獎

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救

宋而除其患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甯華定

華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杜注華龜以下五子不書非卿

○華向誘

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

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討之於內諸侯宜協

心救之於外楚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今楚釋君而臣是助諸

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從之則皆罪也其曰自宋南

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而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

不表獎罪人之惡自見矣

胡傳

○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往來三

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納叛之惡明矣

而宋公之爲國亦可知也

程端學本義

○齊慶封衛公子孟彊再奔皆

不書

慶封來奔又奔吳公孟彊奔鄭又奔齊

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

猶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陳傅良

○二十一年傳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

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

遠越帥師逆華氏二十二年春諸侯之戍請出之以爲楚功宋

人從之經以四國之師救宋而懼楚不能一戰乃出叛者以說

之其事不足書惟書三子奔楚罪楚爲天下逋逃主也

趙訪屬辭

○

諸侯之師成宋逾年而不能去宋之患豈諸侯之力不足哉皆

諸侯之大夫相與縱弛之也宜乎昭公之遜雖以齊宋晉大國

而不能如大夫之黨季氏何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昭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昇我庶其與快三叛俱以魯為主聚其逋逃書以示譏

穀梁注

大夫來奔者邾獨多蓋邾本魯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憾之虐邾者屢矣其後邾嘗訴於晉魯蓋畏晉而不欲顯疾於邾

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

趙

飛經 ○庶其昇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意如復納快世濟其

惡誘人之臣使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

家鉉翁
詳說

定四年冬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見戰書及○楚昭舉國事付之囊瓦贖貨無厭殺人不忌

內外離散莫有關心成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爲偷生之計罪不勝誅矣繼師敗書出奔誅大臣敗

國而以身免也

家鉉翁評說

○楚敗城濮殺得臣敗鄢陵殺公子側

其用法嚴也今敗柏舉而法不行於囊瓦楚其衰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欒祁之尸辭僞有疾乃

使向巢如晉子明

祁之謂桐門右師心

曰吾猶衰經而子擊

鐘何也

大心子明族父也子明忿其不逆父喪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告人曰已衰經而生

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

樂公戴氏

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宋景信讒

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大心挾詐以避事不能任國家之難亦

不忠也

胡廣大全引王氏孫

○經書奔與左氏所記事差一年有半恐有

誤按經此下書公子地奔陳辰仲佗石彊奔陳明年辰等自陳

入蕭以叛大心亦自曹入蕭則大心之奔蓋與辰地一黨

童品經傳

辨
疑 ○一年而奔二弟三臣宋之無政可知 張自起宗
朱辨義

又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嬖蓬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日子

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 禮位君也不過出竟

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吾廷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母弟辰

以嬖臣故翦公族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 家鉉翁
詳說 ○宋

公以私寵向魋之故使母弟國卿羣然奔叛君不君則臣不臣

也 黃仲炎
通說 ○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傳亦止稱公子地母弟

辰未嘗直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語遂以地

爲景公之弟辰之兄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

疑地非同父之弟也

李廉會通

○宋公取地之馬與嬖人地怒而奪

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地聽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不止

地與辰固爲要君公亦重嬖而輕親矣

御纂直解

○以地馬與向

雖固宋公之過地扶嬖而奪之不已甚乎地奔而宋公不止或

猶可周旋以冀他日之歸而辰岸然挾佞俱去不尤甚乎推

其出奔之由數人者已不能無罪况又入蕭以叛邪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鮑而告之史鮑曰子

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

何史鮑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戌也驕其亡

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
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
奔宋戌來奔夏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戌將去南子之
黨夫人愬之而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
使成積而能散不爲怨府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謂○衛靈不
君南子不婦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爲而非戌
之所能爲也欲正其君者先正其身今戌怙富而驕乃欲以正
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亂所
從始家疏翁詳說○宋奔一母弟一公子三大臣衛奔一世叔一世
子三大臣悉書於冊卽不必考其事之實而懸論其義使奔者
皆有罪而縱之奔則兩國爲無政使奔者皆無罪而迫之奔則

兩君爲無道國無政君無道則亂也

張自超宗未辨義

又

秋衛公孟彊出奔鄭

左傳見世子出奔○衛國用事之卿也比年帥師靈公疑其爲

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高閔集註

○世

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嬖於內龍其數世亂也宜哉

御纂直解

又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罪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

罪魯納叛臣也

胡銓春秋解

○仲佗石彊公子地樂大心不書何也

奔不同時時不同地皆未可知既不悉告故略而不書

郝懿行說略

哀四年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之弑辰爲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

李本私考

○辰非

與聞夫弑者也或以書慶父出奔於公薨後爲與聞夫弑例此

不知彼但以書薨不地發疑則繼薨書奔罪人斯得矣此明指
爲盜於辰奔何涉據傳蔡侯因如吳見殺而辰復奔吳則非與
君異心者其出奔或他故或請討不可知也

高澍然
釋經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
皆僂蹇將乘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子
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
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職於莊敗國人追之國
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國弦施來奔

杜注曰施
不書非卿

○陳乞將立陽生

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弑君之謀得肆矣

呂本中集
解引許論

○高國世

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又不能以死奉荼委君而逃曾荀且

不若二人奔而茶不可存矣

張洽集注家
鉉翁詳說

世子國之本也大

臣國之餘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
陳乞逐之如振槁葉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乎春秋書國高來奔於前陳
乞弑君於後其爲輕國本託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

王惟
輯傳

哀十一年夏陳轅頰出奔鄭

左初轅頰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封內之田
悉賦後之

有餘以爲已大

器

大器鐘
鼎之屬

國人逐之故出○書轅頰之奔爲人臣附上以刻下

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呂本中集
解引許翰

又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衛太叔疾出奔宋

疾卽
齊也

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

出
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犁而爲之一

官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

州人奪之軒以獻

華外州皆衛邑軒半也以獻於君

恥是二者故出○春秋之

末何大夫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

忌終則相攻相逐也

高閏集註

○公子出奔不書

鄭段杜解辨

季子陸劉胡趙說辨

宣十年左氏傳例見書大夫出奔總論

春秋爲大夫者乃記其奔齊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蓋重非嫡

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蔡季小白重耳通不書出

范甯注莊九年

愚按公子大夫出奔不書者甚多不能枚舉大旨賤者非卿則不書

舉其重而餘不足書則不書不告者不書皆例所略也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鄆

段出奔不書公孫洩奔衛亦不書

按左氏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陸德明音義難乃且反而杜解

謂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難讀如字且爲貶鄭伯之說諸家
新之見書克門杜解殊未協也○春秋之初公子出奔不書段
據邑抗君以爲非常而志之其敗而奔則不足志耳方苞直解○不
書出奔舊史所無非削也高澍然釋經○公孫滑出奔衛趙汭凡

賤者奔史不書大夫非卿名字不登於策

朱鶴齡讀左日鈔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奔陳不書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去年小白出奔齊糾來奔不書

范氏說見前總論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前奔陳不書

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避難先奔

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

○友之

兩出奔皆不書固不必書亦不可書也閔之再弑方以書哀姜

孫慶父奔莒其爲賊若并書季友奔則疑於友之與聞故矣張

趙宗朱辨義

○高說見書歸○季友因君弑國亂出奔其出奔乃君

弑之餘事耳書世變之甚者其餘事可以概之所謂春秋舉重

也齊弑諸兒糾來奔魯史未有不書者春秋削之即此義蓋聖

人作經非為魯國脩史其事之首尾不必備者以有舊史在也

至魯史不傳固聖人不及料也

葉西究通

○按陸氏滄謂慶父之難

季子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善其歸不譏其去

劉原父因之謂書奔者治之不書奔者子之胡文定因之謂賢

季子而沒其恥故不書奔趙子常謂非其罪不書皆非也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高克奔陳不書

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太叔不書

奔以天王出居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

陳傳良後傳

○傳曰鄭人惡

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準魯史

恒法不過書曰鄭高克出奔陳而已孔子以文公失馭臣之道

而重於大夫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克之奔不足志矣趙法

高克奔陳不書自僖二十八年以前大夫之奔皆不書也直解

僖五年傳晉重耳奔狄不書

范氏說見前總論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奔晉不書

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莒僕來奔不書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先辛奔齊不書

宣十一年冬楚入陳 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二臣出奔不書國亂不告故葉酉○按汪氏克寬謂甯行父不

書奔書奔則是甯行父請討於楚也未是

成二年楚屈巫奔晉不書

成十年 鄭公子班奔許不書

成十五年 曹公子欣時奔宋不書

又 秋宋魚石出奔楚 大司寇向爲人少司寇鱗朱太宰向帶少宰魚府同奔不書

襄八年 鄭孫擊孫惡出奔衛不書

襄十九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子革子良出奔楚不書

襄二十一年 齊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不書

又 晉欒盈之黨知起中行喜州禕邢剛出奔齊不書

襄二十五年 莊公之亂問邱嬰申鮮虞趙歸公來奔不書

襄二十六年 楚伍舉奔晉不書 齊烏餘奔晉不書

襄二十九年 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豎奔晉不書

襄三十年 鄭人殺良霄 羽胡出奔晉不書

昭七年 鄭罕朔奔晉不書

昭八年 齊子成子工子車來奔不書 杜注非卿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止奔晉不書

哀姜慶父弑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出奔
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
但不嘗藥爾春秋爲後人戒書弑君不言奔可也 陳傳良後傳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霽子高魴出奔晉不書

又 宋華向之亂 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出奔鄭不書華登奔吳不書

昭二十七年夏吳弑其君僚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不書

哀五年秋齊侯杵臼卒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不書

哀六年 齊邴意茲來奔不書

○內書夫人孫

莊元年春夫人孫于齊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孫復尊王

發○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衆怒羣誦夫人不安而出奔

也吳啟纂言○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蓋見無

夫人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陸滄辨疑引咬助○文姜與

弑桓公哀姜與弑三君皆罪大惡極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

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屢

書之深惡魯之臣子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汪克寬纂疏○次年有

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不書還蓋夫子削之顧炎武杜解補正

閔二年秋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穀梁同上○按先儒

以此稱姜氏爲不貶文姜不稱姜氏爲貶非也辨見闕誤門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紀侯衰詞諱詞辨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葉氏說見書朝門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見齊滅紀門杜注見不書滅門○杜云不見迫逐故不言

奔非也若不見迫逐何故去

劉敞禮衡

○不言出奔非奔也奔者猶

有其國家在焉大去其國者身與俱亡之辭也

孫復尊王發微

○大去

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鄒入齊事之以土地猶不得免

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爲也與書奔者異

矣楊時龜山集

○三年使季以鄒入齊迄今乃去蓋須季之安於鄒

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雖亡蓋與亡國異亡國之君必書奔

而此不書奔蓋釋然而去實非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

幸而至此尙何以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

何衰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爲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

趙鵬飛經筵

○孟子對滕文公之問其

意以爲民與吾共守則吾可守民不與吾共守而吾強守焉則是以所養人者害人故以太王去邠之事言之以爲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如是則諸侯有去其國之道矣其後復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其意以爲民雖去吾不可以不守雖死焉而不避也是二者孟子之所不能決也以禮攷之國君死社稷此道之常而不可易也乃王政不行於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徒闕其民則不可身死國滅而喪其宗廟亦不可孰若爲太王之爲以待其後世之子孫乎故曰苟爲善後世必有王者焉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春秋所以與紀侯大去其國者歟

葉夢得春秋

○季以鄒奉祀故侯雖失紀而不謂之亡紀

雖無國而不謂之滅鄒雖入齊而不謂之遷齊雖得紀而不謂之取紀雖屬齊而不謂之降也紀侯委國而去紀季以地附仇雖非正道然與其死社稷孰若保之爲貴與其覆宗祀孰若存之爲貴事不得已歸於忠恕可也

張大亨通訓

○太王遷邠不以養

人者害人權也鑿池築城與民死守弗去經也紀無太王轉敗爲功以屈爲伸之勢又不能守土誓死拱手避敵其事固無足取特其不能下齊之志則殊有可悲者焉聖人以其不爭而去爲無罪故不以失國之君待之蓋寓興滅繼絕之義於言外也

日講

○凡書奔者倉卒出亡也紀侯委國於季而去之故不

言奔不書所適不告也紀侯大去未知其國之誰屬也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知爲齊所并矣若書齊滅齊取則似以攻戰得之非當日之情實也邢鄒部既遷鄒繼入紀侯大去於是齊人

安坐而撫有之故書法如此

方苞直解

○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

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惟紀侯一人而

己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然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

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蓋嘗百計以圖存矣自桓五年至莊

四年歷十七年而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曰於齊

不若去之而爲厲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鬪

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

愚士奇春

說○不書滅者齊師未至而紀侯先去也不書奔者已不自有

其國不得謂之出此而奔彼也不書紀亡者不因其亡之實而

沒其去之實也故以不書滅爲齊襄諱者非也以不書奔爲不

加紀侯之罪者非也不書亡爲紀侯無亡之道者非也春秋紀

其實耳齊以強暴逼一諸侯委國而去卽不書滅而齊固不能

無罪也不自強於前不效死於後齊師未至脫屣棄國卽不書
奔書亡而紀侯亦不能無罪也

張自超宗
朱辨義

○或疑聖人許之而

張其詞愚竊以大夫者是傷憫之辭非張大紀侯也紀之圖全

宗社至今不得已而去之無所失道此與太王去邠何異大夫

者蓋一往不返之辭其傷之也至矣

顧棟高
大事表

○不書出奔而書

大夫憫之也公羊以爲爲襄公諱謂襄之九世祖哀公被紀侯

譖烹乎周襄能復讎故爲之諱至漢武帝欲困胡下詔引春秋

復讎義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流毒至此

又五禮原
流口號注

去而不反曰大夫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

至也

鄭文蘭
辨義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

書述事穀梁汪氏說辨
事陳說辨

書紀
書陳事公穀說辨

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

汪克竟纂疏

○穀梁曰存遂非也齊人實死於

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

劉敞權衡

○汪氏從穀梁以爲存遂者非經意蓋春秋滅國多矣使

非因事而書如殲戍陳災之類春秋能一一搜其事以存之哉

此獨以著齊滅人國之不義耳

張白起宗朱辨義

○遂滅至此五年而

復見經蓋春秋憫其遺臣舊族猶能爲國窮仇雖無救於遂之

亡而遂猶有人如未滅者然故重其事以存其志耳

趙佑雜案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櫛 二十九

年冬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葬紀叔姬

義同上下條。按陳止齋曰書紀叔姬存紀也國滅復見善辭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恐經旨未必然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葬陳哀公 九年夏陳災

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助疏。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胡傳見書

外災門。公穀二傳以爲存陳非也災作於陳地不書陳災當

稱楚災乎若謂國亡其災當削而不志而不削爲存亡尤非義

所安方苞直解。滅而旋復與諸滅異故一例書災觀下書陳侯吳

歸于陳一似君留於楚而國未嘗滅者不以亡國視陳明矣以

爲志災存陳設陳無災何以存也高謝然釋經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復

宣十二年楚子滅蕭 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等入于蕭以叛

襄六年莒人滅郟 昭四年取郟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哀元年許男圍蔡十三

年許男成卒

滅而復見者經皆不載其所以復蓋不告也蕭本宋邑蕭叔大
心以平宋亂功得封爲附庸事在莊十二年至宣之十二年書
楚子滅蕭然定之十一年復書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蕭
仍爲宋邑蓋楚去蕭遠不能有其地雖滅之復以其地歸宋而
宋以爲邑也襄六年書莒人滅郟而昭四年書取郟蓋莒屬郟
以爲附庸爲魯所取爾凡取邑必繫國取而不繫國者皆附庸
也定六年鄭游速滅許哀十三年許男成復見卒蓋後亦再封
之或不告或史失書也葉夢得春秋攷許本周舊封不得以專封罪
楚且許滅於鄭非黜於周其爵所自有并不得言封也高誘然得經哀元年

○外大夫以邑叛

來奔不書叛爲內諱辨。公穀以地正區說辨。書三叛重地辨三叛書名傳說辨三叛字說辨。

以奔以叛以者不以者也

穀梁傳例

據士背君曰叛

陸道纂例引趙匡

以邑出書叛適魯言來奔內外之辭

杜注襄二十一年

○愚按啖子謂以邑

來奔不書叛爲內諱受叛臣也非也此未思內外異辭之史例耳

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言主之實皆書曰叛

襄二十六年孔疏引杜預釋例

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

錄而貶之

汪克寬纂疏襄二十一年引杜預

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

陳傅良後傳據傳成十七年齊高无咎之子弱以虛叛襄二十九年齊高

止之子豎以虛叛之類○愚按此亦不書不書之例耳

書以邑奔叛自襄始大夫盛強故也

呂本中集解襄二十一年引許翰

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甯華定宋弟辰仲佗石彊
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陳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
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此李廉會通襄
二十六年

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祿也專祿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

焉公穀二傳創爲以地正國之說于是後世跋扈之臣假託春秋與

兵犯順欲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備也惠士奇
春秋說

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夫潰者民散而去叛者舉城而屬他人疆大

夫爲之也傳言慶氏以陳叛何必於邑哉馬駢左
傳辨例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左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

也訖又不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人臣無

專祿以叛君之道

按後書以叛者穀梁傳皆可

○人臣之奔必適讐國樂盈

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

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

人甚矣

呂大圭或問

○魯受三叛臣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

漆閭邱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史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

胤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

黃震日鈔

○三傳皆以三叛人

不當書于春秋其得書者重地故也非也春秋之法明大分正

大義也人臣以地叛大惡也招納叛亡貪其土地大分失大義

亡矣安得不悉書之豈爲重地而書歟

戴溪講義

○左氏以三叛人

書名齊豹不書名爲使欲蓋而名章求名而不得非也夫豹以

正卿而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邾莒三人之奔亦何以知

其欲益其惡歟且豈有殺君之兄而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可以隱者也左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如昔有慶有擊邾有異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爲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夫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以異其惡益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三人而獨異哉

葉夢得傳

○左氏謂知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

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夫庶其牟夷黑肱竊邑叛君爲盜賊穿窬之事彼何暇以書名史冊爲愧哉春秋所以書者正以見魯之罪焉耳當叛人竊邑奔竄使天下諸侯皆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事當不禁而自絕今乃利其賂邑而招聚之則世之叛竊者復何所憚哉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以聖人惡而書之非徒以責叛人也

黃仲炎通說

○魯納三叛

臣恰值君皆不在國李氏廉遂以爲春秋不書莒僕之納寶玉而書三叛之以地來不書者爲公諱其書者以罪季氏也然而聖人未必有此意也寶玉非盜邑之比原不足書而左氏以爲行父使司寇出僕於境則魯未嘗受僕之奔其事亦不應書也三叛之納其書以罪季氏何疑如公在國而有以地來者春秋其將不書邪必不然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啖氏曰不書叛爲內諱非

也叛者從其國言之如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弟辰晉趙缺等是也書來奔者辭繫於魯而不繫於邾何由書叛

顧奎光隨筆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著其據土背君之罪

胡傳

○獻公之奔齊也林父逐之今甯喜納獻公故林

父懼而叛

孫復尊王發微

○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已則奔

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高門集註○魚石入彭

城欒盈入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

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蕩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畔始

於此陳傳良後傳○林父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豈止如傳

所云專祿周旋已乎王錫爵日錄○書孫林父入于戚而曰以叛則

罪林父過欒盈矣謂盈仇范中行氏而林父與君敵也李光地榕村語

錄○張說見比事門成七年林父奔晉不書以戚張氏說見出

奔門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卿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防茲惡季

氏之專也張洽集註引許翰○魯納三叛諸儒以爲乘魯君之出招納

叛人叛邑以爲已有然以季孫宿之專公卽在國亦不能止其

不納也觀於此則行父之逐莒僕爲賢矣

張自超宗
朱華義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宋華費遂生華癡華多僚華登多僚與癡相惡譖諸公曰癡

將納亡人

華亥等去年
冬出奔陳

公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告司馬

司馬
費遂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君有命可若何乃與

公謀逐華癡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

張句尤之

句華癡臣
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

癡

奉宜僚以劍而訊之

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五月子皮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

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

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費遂子
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

出出奔廚人濮曰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

門見之下而巡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裝裹

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

晉師至

城以前年奔晉

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

華氏戰于蕭邱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

吾爲樂氏矣驅使華登如楚乞師

二十年傳華亥等出奔陳傳見大夫出奔門

○按

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乃誘羣公子殺之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爲質公怒攻

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

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

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墉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號之宋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明傳

○書叛誅姦之極典華向

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將覆宗國叛狀既著始書

叛

家鉉翁詳說

○書自陳以著陳人助逆奉叛之罪南里繫之宋以

著入于國都以叛非外邑之比

洪咨夔春秋說

○三卿雖以大罪出奔

然華氏蟠據要職者皆在費遂爲大司馬邲爲少司馬多僚爲卿皆華氏之內應也華向之奔也上無討賊之師下有援賊之

黨欲使奔者不復爲亂難矣此三卿所以鬪於腹心之地也

李

復集義引謝湜

○前此華向奔陳亂已結局而多僚譖兄發難費遂曲

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疆臣道無虧也疆欲安其父甯亡以避子道無虧也亂何從生乃張句一怒而疆爲陪臣所劫與之

誅倖據司馬所統之卒以叛自華向邕句合而華氏遂不可制

姜炳璋讀左補義

○文定以林父入戚不言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不

言晉辰入蕭不言宋一例比論此亦有不同者林父趙鞅荀寅

士吉射皆自內入其私邑本不當言衛戚晉晉陽晉朝歌也惟

辰自陳入蕭不言宋可比事以觀耳

張自超宗朱補義

○入戚入蕭入

朝歌入晉陽皆邑也故不繫國南里城內里名

從杜氏預說

非邑也

故繫國蓋不繫疑于據邑而華向邕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

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

見左傳

亦不著

梁盈矢及君以全故直書入于晉

故既目國而復以里別屬辭之辨也

高澗然釋經

○穀梁云南里宋

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

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

汪克寬集疏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穀梁來奔內不言叛也○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

至也

張洽集註引詩翰

○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

叛之罪皆可見矣

遷若水正傳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左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

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魑故也○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

之其叛可知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

結鄰國以入叛陳曹之罪亦著

胡傳

○宋南里繫宋而蕭不繫宋

其文與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等同戚晉陽

朝歌皆孫趙荀范私邑則蕭亦辰私邑蓋楚滅蕭後宋復有之

而以爲辰采邑故後又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與昭二十年

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文同林注以鄆卽會采邑是也趙佑雜案○

大心託疾辭使遭讒被逐其出奔非得已也亦入辰黨以叛何

邪然則亦非抱貞守義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參看書暨及門諸說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邯鄲午曰邯鄲大夫名午鞅之同族日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許諾十年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皆陽鞅之邑將告其父

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其與邯鄲親而實諸晉

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後齊則齊

當末報欲囚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鞅

察其謀謂午不用命囚之遂殺午趙穆午涉賓臣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

司馬籍秦圖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

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董安子聞之趙氏告趙孟

曰先備諸趙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待其先發秋而後應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

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是篡

弑之階堅冰之戒也故書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胡傳○寅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

歌鞅非始禍而以叛書者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

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陳傅良後傳○據

土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范中行氏以姻親之故攻鞅故入晉

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直名曰叛著其不由君

命專土興兵之罪高閌集註○按邯鄲午無罪而鞅專殺不忌其心

已無若矣苟范不請於君而擅伐之信有罪也鞅不愬於君而

遽興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是時強臣皆強其私邑

以耦國無事則專土以白豐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
貢五百家於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邯鄲午慮絕衛親奉命
不速而遂殺之苟范始禍鞅不聽君大夫平其曲直而遽擁據
私邑罪豈容誅哉王樵輯傳○公羊以清君側之惡曲庇趙鞅一言
流毒萬世叛逆之情無所不至而猶有所顧忌者以犯天下之
大惡人無與助天下萬世且操公論以推其後也此言出而亂
臣賊子公然正告於天下曰吾效忠社稷而莫生民遺禍豈有
窮哉寅吉射在君側鞅亦在君側互相噬以自強爲吞晉計耳
春秋等三卿而書曰叛大義昭矣王介之四傳質○鞅始欲奪邯鄲之
民以自封殖終則據君之邑與同列相攻使得逃於王法則亂
賊無所懼矣日講解義○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
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爲己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既

又視若敵國而直據以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毛奇齡傳○趙氏與荀氏范氏相構而皆書叛何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干戈於邦域也方苞直解○

參看下條王氏家氏說○胡傳洪氏說見晉卿專國門

又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文子欲以爲

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相惡魏襄子魏曼多亦與范昭子士吉射

相惡故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

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

者无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冬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鞅入

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情專戮寅吉射與兵首禍均爲無君故三臣之奔俱以叛書

大全引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

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夫豈一朝夕之故哉鞅之專殺寅吉射之與兵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

家鉉翁詳說

○荀寅士吉射敢于伐君

罪浮於鞅矣春秋未見未減趙鞅而加重荀士者其無忌於君

一也

張自起宗未辨義

○外大夫不書叛

莊三年秋紀季以郟入于齊

春秋之法以已之邑入于他國者曰叛鄰紀邑紀季以之入齊而不書叛者紀侯不能自下于齊閔其民之無辜而念宗社之不祀使其弟以邑入齊請事焉求以生其民人存其宗祀故變文曰入見季受兄命能存其祀也孔穎達疏○葉氏說見書入門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胡氏蘇氏說見復入門總論陳止齋說見以邑叛門襄二十六年直解說見不書納門○不稱叛不止於叛也王樵輯傳凡例○不書

叛何也叛者自叛其君也魚石導楚鄭以伐故國據巖邑以逼

舊君主楚而敵宋非但如他大夫之自叛其君而已故書法異

張自起宗朱辨義○按趙氏訪謂大國納之故不書叛未是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鄭良霄自許入于鄭宋華亥向甯

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五人皆得罪於國而出奔者也及其入也華亥向甯華定書以叛而二人不書叛至其死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與殺君討賊之辭一施之何也叛之爲言自絕於其國而附於人者也至反而爲亂則叛不足言也華亥始奔向甯欲殺太子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求於人而已華亥始奔向甯欲殺太子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則二人之志可見矣而欒盈之入也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而乘公門欒樂死欒魴傷而後始遁良霄之入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乃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攘國兵而向君所使幸而皆勝則將何爲乎其異於衛州吁齊無知者無幾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春秋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嫌與弑者同辭

葉夢得春秋攷

○不言叛非直叛也

劫眾以敵君直亂而已矣

日講
解義

襄三十二年秋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不書叛者良霄乃一狂惑嗜酒之人其冒冒旋出旋入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可以叛言也

葉西
究遠

○胡傳云良霄不書叛者將

以滅國非直叛也如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罪輕不書叛者其罪重顛倒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有滅國之志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絕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絕矣良霄之罪輕於樂盈其力亦弱於樂盈故不言復入

惠士奇
春秋說

○按趙氏訪謂

志復私讐雖入國都不言叛未是

又按論良霄葉說爲正見上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見前以邑叛○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杜

○四叛在蕭

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

也樂大心非同謀間叛而附叛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

法各如其罪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

御纂直解

○曰入

蕭則知其從叛與以叛自別故不書叛

高樹然釋經

○四卿在蕭以

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叛非大心之始謀也

牛運震傳

○內叛不書

惡季氏張公室特削叛字辨

分器重於地不書陽

內不言叛言圍皆叛也

陳傅良後傳成三年

趙氏屬衛曰獲麟後書成叛而以前無書內邑叛者昭十二年南蒯

以費叛定十年侯犯以邱叛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皆不書者家臣

叛其大夫非叛君也愚按當是魯史例書內叛孔子春秋以家臣叛

不合書而改之是以絕筆之後魯史仍以書叛見也疑趙說未必然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陳說見上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家臣賤微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

陸潛後旨

○費叛而後圍之而

不書叛何也是時尺地一民皆非公室所有南蒯侯犯陽虎叛

季孫叔孫非叛公也三桓竊國若家臣以叛書則本末名實紊

矣故削而不書謂書圍則叛可知義猶未盡也

方苞直解

○徐仲

山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於國矣又

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於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

虎以譙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

則盜何以竊於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

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夫子於論語曰公山弗擾以

費叛而於春秋則從例以書凡史各有體如此

毛奇齡傳

定九年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以邑叛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蘇氏以爲分器重於地然而先王賜履先公受之以世其子孫尺寸不可以不守分地分器顧有輕重哉其謂陽虎以恥謹龜陸叛奔齊與侯犯以邠南劓以費叛皆以賤不書然書竊寶玉大弓而竊邑奔可以不書猶之書公子慙奔齊而南劓之以費叛可以不書兩書圍邠而侯犯之以邠叛可以不書也

張自起宗朱辨義

○蘇氏轍謂陽虎南劓

侯犯之叛皆以賤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於地非也中軍既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官不可以不志也

方苞直解

定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邠

侯犯不書叛義見上○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敎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敎大夫之僭也大夫叛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敎家臣之叛也家臣而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也此春秋所以爲謹嚴也

程端學
木義

補以邑叛論

天子於庶其牟夷黑肱責之薄而於魯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行安足重辱君子之譏哉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傷之故三叛直書無諱蓋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

各賢歷代
確論東坡

存以屬辭辨創編卷三十終